

## 儿童诗二首

□王雁君

### 青蛙的晚宴

圆 圆 的 荷 叶  
是 绿 色 的 餐 桌 吧  
还 是  
一 个 个  
绿 色 的 小 碗 ？

一 田 稻 花  
两 只 绿 螳 螂  
三 四 只 萤 火 虫  
五 六 只 红 蜻 蜓  
七 八 颗 点 点 星  
都 被 邀 请  
参 加 青 蛙 的 晚 宴

粉 红 的 荷 花  
含 羞 低 头 默 默 看  
青 蛙 们 准 备 的 荷 叶 饭  
总 是 很 快 被 吃 完  
呱 呱 呱 呱 呱 呱  
欢 送 的 歌 声  
唱 响 夏 天 的 傍 晚

### 田野是块小小的花手绢儿

春 天  
手 绢 上 的 花 儿  
这 开 一 点 儿  
那 开 一 点 儿  
碧 绿 的 小 草 儿  
钻 出 了 线 布 面 儿

夏 天  
手 绢 上 的 花 儿  
开 得 缤 纷 灿 烂  
油 绿 的 草 儿  
在 花 毯 上 延 展 延 展  
不 用 喷 一 点 儿 的 香 水 儿  
风 就 吹 给 我 们 芳 香 无 限

秋 天  
别 以 为  
手 绢 儿 上 寂 寞 一 片  
那 叶 儿 变 成 的 鱼 儿  
悄 悄 地 趴 在 最 上 面  
小 小 的 蚂 蚁 钻 在 鱼 儿 底 下  
他 们 互 相 聊 着 天  
闲 散 地 打 发 着 时 间  
和 太 阳 对 着 视 线

冬 天  
手 绢 儿 上 绣 满 了 雪 花 儿  
雪 的 树 雪 的 山  
雪 的 房 子 雪 的 人 儿  
洁 白 得 一 尘 不 染  
谁 舍 得 用 这 样 的 手 绢  
只 有 麻 雀  
轻 轻 的 飞 来  
留 下 小 小 的 脚 印 一 串 儿  
一 串 儿

## 我在端午等你

□连忠照

我在端午等你  
在汨罗江上  
龙舟飞溅的浪花里  
在艾香粽香里  
等你

二千多年了  
如飞的时光啊  
磨灭不了你的忠魂  
一年一度端午节  
你依旧行走在中华大地上

我在街头一个青涩少年身上  
在一个个忙碌上班的白领身上  
甚至在清早的清洁工身上  
都看到了你

奔腾千年的汨罗江啊  
已经,带走了你的眼泪  
七十年前的 一声宣告  
结束了几百年屈辱的历史

我看到,街市上  
一个带着香囊的孩童  
呀呀笑着,他们纯真的笑容里  
阳光像你的眸子  
缓缓地映在每个人的脸上

诗塞  
境外

□陆文学

又到端午节。望窗外,曙色苍茫,晨星寥落。窗前溢满刺梅的浓香。

对于我,这是一年中少有的令人沉湎的日子,每年,在这一天的前夜,都有一个漂泊的灵魂敲打着我的梦。

梦回千年。在汨罗江畔,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给汨罗江注入了灵魂。与他的灵魂相伴的,还有他用心谱写的一篇篇流芳百世的惊天之作。

忠言直谏却不被采纳。国破家亡却又无能为力。翻滚的汨罗江水鞭笞着岩石,岸边的巨风狠命地摇拽着树枝。屈原屹立在汨罗江畔,回望着这本属楚国的大好河山,眼里满是留恋,满是不舍。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似乎连它们都想留住屈原,留住这个经天纬地之才。可惜它们不能改变那个妒贤嫉能的社会。是那浓浓的汨罗江挽住了他的灵魂。

从此,汨罗江成为一个不朽灵魂的最好见证,汨罗江,成为一道历史的悲凉风景线。

### 二

屈原,一位才华横溢的政治家,正值大好年华为什么却要抱石沉江?为什么他不能像商鞅一样离开祖国另觅伯乐?为什么他无法像勾践那样卧薪尝胆,忍辱再兴楚国?

因为他比商鞅更有爱,因为他比勾践更孤独,因为他是捧心的赤子。“桔逾淮而北为枳,受命不迁。”既生于南,扎根于南方的土地,再到北方也只是满腔苦涩。受命不迁,不是天命,不是王命,是使命,是扎根于血脉中的爱恋,是欲剪还乱的深情。只有这里,才能将生命的始与终交汇。

驾飞龙,扬云旗,鸣玉鸾,麾蛟龙,屈子正要远去,偶一瞥那熟悉的土地,顿时仆人悲伤马儿感怀,再也无法挪动一步。这时才明白,最是惊鸿一瞥,才是爱最大的残酷,因为望了,就再也放不下了,纵使死了,也要把自己深埋在这里;只有在这里,屈原才能安睡。

□夏桂楦

日前拜访老作家冯苓植时,见他的案头放着刚刚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寄来的一部评论他作品的书稿校样:“文坛游牧人冯苓植”。这使我立刻联想起冯苓植“文坛游牧人”这个概念……

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读大学期间,我和冯苓植是同校,他读中文系,我读艺术系。我们虽然都不是牧人,但我与他一样知道“游牧”是咋回事:那可是一道十分美丽的风景线啊!在我风华正茂的大学第一个暑期,曾经背上画夹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去体验生活,第一件永生难忘的事便是遇到了牧人转场:额吉赶上十几辆连结起来的勒勒车——一辆一辆拉上幼小的孩子和老人,还有拆卸下来的蒙古包、劳动工具、水车、家具,行走于碧海蓝天之下。我与年轻的牧人跨上马背,赶着成群的牛马羊和骆驼,在蒙古族少女天籁之音的歌声里,在一望无际的绿色草原地上从“春营盘”奔向“夏营盘”。十几条牧羊犬在前方探路,有的在四周警戒。

水洗的天空,蓝天白云,微风拂面,百灵鸟在百米高的头顶上欢快啁啾。越过几条“地平线”又爬上一道山梁,哇!一望无际的绿色草浪就像大海的波涛在一条弯弯曲曲白色哈达般溪流间翻腾,锦簇的花团在浪尖上滚动——“夏营盘”到了,开始安营扎寨……

我在这“夏营盘”里写生作画度过了整个夏天,目睹着牛马羊和骆驼进食肥美的水草。假期结束我便返回学校。没想到秋季开学之后我们艺术实践,又来到锡林郭勒大草原。巧的是又赶上牧人们转场——从“夏营盘”赶往“秋营盘”。

“秋营盘”的牧草越过寒冬,经过春天和炎热夏季的休养生息更加茂盛……

从此,我知道了“游牧人”的真实含义——他们总是赶往水草最美的地方去放牧。这使我想到《文汇出版社》对冯苓植所下定义准确——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规律性,冯苓植总是在文学创作领域寻找最美的水草进行“放牧”,而不仅仅停留在一个地方因循守旧“屋内造屋”;更不是人们想象中毫无目的地到处游荡。

冯苓植祖籍山西,出生于四川,流落北京后进入中小学,随家迁往内蒙古读完大学,便到偏远地区的腾格里沙漠与大自然开始对话——“旷野中的牛马羊骆驼,金钱豹、狐狸、狼,甚至一只野兔、一只鼯鼠,一只如豆般的小蚰蚋都能成为他心灵的慰藉。荒凉、寂寞、恐惧与孤独并未使他沉沦。马克斯威尔·马尔兹说道:“能与自己娓娓而谈的人决不会感到孤独”。冯苓植

# 梦祭汨罗江

“世溷浊而不分”“芳与泽其杂糅。”曾经视为知己的灵修如今不纳直谏,不察臣下,惟小人之言信之。少年得志的屈原用一片壮国的理想抱负,满腔利民的强国热情,宵衣旰食,内事外交,竟抵不过佞臣几句谗言,抵不过贵族们的欲加之罪,抵不过君王薄凉信任。屈原一个人,被刻意孤立的一个人,被赶出了权力中心又如何,黯然一时孤行行走又如何?依然“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还是屈原。

他的姐姐劝他“并举而好朋”与其他贵族结党固权时,他“茱独不予听”;当渔父劝他“随其流,扬其波”,顺应时代政潮时,他宁愿行吟泽畔,把自己的哀怨说与天地;他独立又忧患,孤独又清醒,这样的屈原,怎么能同世俗和解,怎么能油于俗世呢?

悲哀的刹那凝结成一段永恒的璀璨,短暂的寂寞谱写了不朽的篇章。“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屈原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走出了“小我”。他是歌唱这个民族、土地和国家的诗人。一句感叹,勾起人们对屈原的多少追忆和思索。

难道,只有端午节,我们才能想起这位投江的夫子吗?

### 三

屈原毅然自沉,造就了历史长河中一座永难泯灭的精神丰碑。

从公元前278年的那个初夏开始,“屈原”两个字便代表了一种精神标本。孤高的屈原精神,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鲜活印记。而《离骚》《橘颂》《涉江》等不朽的篇目,成为历代仁人志士的精神导师或心灵驿站。

屈原精神,一言以蔽之,就是爱国精神。今天,中国传统文化血脉中的屈原精神,在历史的沉淀中应该不断升华,它传承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时代禀赋,不但应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更为优秀的品质,而且这些更应该升华为自觉的公民意识。

屈原精神的永恒魅力,更在于坚持真理。从政期间,屈原坚持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等美政思想,“虽九死其

# 转场中的文坛游牧人

就像喜欢大海一样喜欢起变幻莫测无边无垠的沙漠与旷野:当那种狂飙袭来风沙弥漫满天灰黄飞沙走石“嗡嗡”作响时,使他感到像是盼望已久改革风暴的来临;而当风暴过后再看那黄沙掩盖起伏不平的苍凉原野时,又像水深遂静的大海,犹如少女难测的心灵……

旷野的呼唤,使得冯苓植就像罗马尼亚诗人杜伊纳西大学毕业回到农村一样,开始阅读普希金、托尔斯泰、左拉、福楼拜、大仲马、司汤达以及大量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文学的海洋将他腌制成为一位外表文质彬彬,但内心却与腾格里沙漠同样狂野的性格,于是在心灵深处发出无声呐喊:“不要锁住我的灵魂,不要缚住我的影子,为我的灵魂和影子打开一条道路吧!”

就这样,冯苓植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第一部作品《阿力玛斯之歌》出版之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游牧人转场一样,从“冬营盘”转到“春营盘”,又从“春营盘”转到“夏营盘”,再转到“秋营盘”——从草原小说写到市井小说、京味小说,又写到荒派小说、动物小说和探索小说、现代派小说。就像他在大漠中行走,被狂风席卷着脚步无法停歇一样,《驼峰上的爱》《虬龙爪》《落凤枝》《老人、老狗、老鸟》《出浴》《狐说》《沉默的荒原》《落草》《女王之死》《大漠金钱豹》等等一部接着一部连续出版,获得国内各类最高奖项,被译成英、法、日、俄等外文出版发行……

我与冯苓植真正相识,是在大学毕业十几年后40年前文学大潮来临时的夏天。当时,我在兴安盟科右前旗文化馆做滥竽充数的文艺辅导员,仅仅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一个像样的短篇小说《决口》。冯苓植带领全业业余作者到那里召开“东四盟”创作会议。因为我的作品不丰,自惭形秽,所以与他保持着一定距离。但他朴实的形象,谦和的态度,和待人接物的亲切感,及其犀利的谈锋和不俗的文学素养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8年8月,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死神降临时的爱》要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时候还没有电子版,我便委托夫人背上五公斤重的复印书稿到呼和浩特去找冯苓植写序。

冯苓植平易近人,对我这个名不见经传小作者的诉求并未拒绝,而是认真读过我的书稿,许多地方都留下了圈圈点点的痕迹,然后在稿纸上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地为我写下了《埋首耕耘 必有收获》4000字的“代序”,对我的小说集给予了高度评价。

两年之后,我由兴安盟调入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任教,与冯苓植先生有了更多接触。然而,他的创作正进入旺盛期,频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使我不便太多打扰他。君

犹未悔”,表达了坚持真理的的无私无畏。流浪后,仍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铭志,鼓励自己。同时,在流放期间他还写就了《天问》,连向苍天提出 172 个问题,再次表现了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

屈原的经历是悲惨的,但屈原精神永远是伟大的。后人纪念屈原,不仅因为敬仰这位爱国知识分子救国济民的忠贞情怀,还震撼于他对生死的态度。屈原选择了死,但在对生命的反思和选择中,他把一个血肉之躯对生命的眷恋和执着,统统凝聚和积淀在忧国忧民的情感中。他提出的死亡的命题反复锤炼着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魂,使心灵担负起整个生存的重量。

屈原宁肯选择死,而不选择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楚辞·渔父》)他的选择是自我意识的充分表达,是一种理性的情感抉择。他第一个以古典的中国方式尖锐地提出人性的问题——“我值得活着么?”

晨光熹微。我翻出尘封的《离骚》,沐浴更衣,认真诵读,让清新雅致的古韵洗涤浮躁的精神,用清明坦荡的忧思敲打麻木的神经,用理想人性之光提醒曾有过的迟钝。我反复默读屈原的诗,以敬祭文字背后的屈原。是那些悲怆的文字支撑着中国一代代文人们的脊梁。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沐浴了一代伟大文豪的光辉和荣耀之后,在吃过几个粽子擦干嘴唇的那一刻,我更加感觉到滞留于唇边的苦,更加咀嚼出那种无人替代的隐隐的痛。

愿端午节那万千竞渡的龙舟,能够多承载些屈原的精神,愿每家门楣上那抚风而叹的艾蒿,能够多驱散些人世间的“五毒”。

端午节,只为伊人留香。

##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子之交淡如水,我只是在不断阅读他的作品中体味着他的人格魅力,还有他作品中犹如醍醐灌顶般的艺术享受……

2016年春季,远方出版社一位姓孟的女编辑到冯苓植家里,与他约谈出版他几部动物小说事宜。当他听说我的三部动物小说《东归野马祭》《人狗情未了》《与雪狼共舞》也在远方出版社运作时,便马上当着孟编辑的面给我打来电话,说到书号如果紧张,就要把他的几部书稿撤下来让我先出。我当时被他舍己为人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

岁月荏苒,脚步匆匆,后来我的许多部作品出版,都得到冯苓植的关注。两个月前,当我的三卷集《徐悲鸿时代》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冯苓植先生立刻为我写下了“徐悲鸿的艺术家朋友圈”——读《徐悲鸿时代》长篇书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冯苓植先生虽已年逾古稀,而且早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却仍然笔耕不辍:除了开头写到的为《文汇出版社》校对的书稿外,另一部50万字描写战乱时期从北京城逃到塞外的离乱女侠经历也摆在案头——这是他寻到了一片更加美好的水草而进行“放牧”——作品情节跌宕起伏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他那工工整整的字迹总是让人感到由衷敬佩。

还应该提及一点:许多媒体提到冯苓植是位“奇才、怪才、鬼才”。根据多年的交往,这一点我由衷赞同,无“怪”不“奇”,无“鬼”不“才”!作家如果与正常人一模一样,没有奇思妙想,也只能成为“庸才”。“怪”“奇”“鬼”恰是与正常人的差别。至于说他“不媚、不俗、不合群”,这不正与他的“怪”“奇”“鬼”相辅相成吗?

还有媒体说冯苓植“为人处世似半个白痴”,对此,我不但不能附和,还要加以反驳。正如密伦娜评价卡夫卡时说道:“卡夫卡的所谓‘反常’其实正是常人无法具有的宝贵品质。事实与人们看到的恰恰相反,全世界的人都有病,唯独卡夫卡保持着纯洁,具备健全的人格、正常和理智。从捍卫自身纯洁、完美和生存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谁比卡夫卡拥有更大的能量。”

应该说冯苓植的“不合群”“偏执”“为人处世似半个白痴”,还远没达到卡夫卡“怪癖、战栗、局促不安、惶恐、迟疑、毁灭和特立独行”的程度。真正接触和了解冯苓植的人才会知道他是一个非常谦和、善解人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宁肯天下人负我,我不负天下人”的作家和学者。

絮悃  
语怀

## 沉默有声(三章)

□北城

抓住绳索,抓住一寸寸向上的时间。攥紧机遇,双脚踏实悬在空中的路。没有一秒可以等待,一步步写出的仰望,远比文字辽阔。

沉默,在期待中酝酿深情,最后的笑声比阳光明媚,比晴空湛蓝。此时,把自己交给风,梳理凌乱的半生。剪去捍卫惰性的全部借口,轻装上马。

霜染白发,不说沧桑。每个人都在重塑自己的雕像。芳华尽,古柳树下,回忆蹲坐,既在迎接,又在送别。

身后,树枝上鸟鸣,叫出一片发芽的春天。

### 半面墙

荒芜,是时间淹不了的遗憾。不屈与执著,即使站成草木,也要一秋秋地日夜守望。

情,无声,在各自的心里独自澎湃。迟来的回望,被奔涌的洪流隔开,错过的那一步,便是一生。

未了,只缘情重。荒冢一丘,埋着一生背不动的无奈。传奇,是蘸着感动的泪水大写的善良。

举头望月,留一席纯粹的静雅在心里,给疲惫一个安歇的所在,也不枉这废墟上站了千年的文字,依然如故的深情。遥望,地老天荒。

岁月裁出的芳草地上,是谁在缝补时间皴裂的等待?风雨佐证一封家书的厚度,夯实的期许一代代张望,尽管已无法送达。

故事不多,情节从未粗糙。半面墙,站在废墟之上,屹立着千年不倒的誓约。

目光蘸着血泪,写在纸上也就成了历史。苍劲,足以撑起一段历史的封面。可谁知道:那入木三分的留白,在为谁沉默……

### 一枝春

风吹暖阳,融化冻僵的时间,露出去年。

苍茫深处,一痕最后的秋色还在散发着根与土地原本的醇香。丰收的光芒已荡然无存,忙碌的背影温度不减,只是余下满筐的笑声还在回荡,写着日子日渐丰硕的影子。

融水点滴入地,滋润着纸上的果园、菜地、牛棚、鸡场、蒙药基地……

一纸墨香一键送到千里之外。筐里的日子,早已跨进历史。掌上的生活正把一片片荒芜深耕出一车车饱满的喜悦,撑起风雨中挺拔的名字。

风吹来,冰雪消融。月上枝头,摇开一树相思叶。

诗散  
文



会飞的梦。

李陶 摄

## 簪朵榴花过端午

□路来森

回忆小时候,过端午,大有情趣。我们家兄妹多,我之下,尚有四个小妹。四个小妹,挨肩生长,终日的蹦蹦跳跳,叽叽喳喳,像四只喜鹊,又像四只翩然而飞的花蝴蝶。

那几年,每年的端午节,早晨一起床,孩子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净目”:艾草泡水,以之洗眼,据说,可以明目。洗眼的同时,也就把脸洗了。

梳洗罢,四位小妹就被祖母叫到庭院中,站立在堂屋门前的石榴树下。端午时节,石榴花开得正盛。叶绿花繁,榴花,开得红,开得艳,开得热烈,一朵朵的石榴花,霍霍燃烧着,“五月榴花红胜火”,诚然不虚也——站立庭院中,那个早晨,你会感觉到,满庭院都红光艳艳。

接下来,就要展开一项庄重而又有趣的工作:簪榴花。

四位小妹,绕树而行,指指点点。指点的是石榴树上的榴花——哪朵花,花更大;哪朵花,色彩更鲜艳。祖母遵照她们的指点,一一采下,然后,郑重地将各人选定的榴花,插到她们的鬓角上;头发稀疏的,祖母就干脆用一个发夹,将那朵榴花夹在鬓发上。花太红,太艳,一朵榴花,就足足把少女的脸染红了。一朵榴花的花朵,红彤彤的脸蛋,两相辉映,愈加明艳,真可谓“二美并”了。

簪花的四位小妹,高兴极了。在院子里,又跳又唱,一边跳唱,一边还拍掌呼应,绕圈环行。头上的榴花,则在晨光的照耀下,红艳灼灼,散溢出五月里特有的明媚和灿烂。

那些个端午的早晨,真正是满庭院红艳明媚,满庭院喜气盈盈。

到了最后,祖母自己,也会采一朵榴花,插到自己的鬓角上。那个时候,祖母虽然还不是很老,但头发却也大多白了。红花映白发,站立一旁的我,觉

炊乡  
烟土